

芭芭拉·卡特兰浪漫小说系列

BARBARA CARTLAND

此爱绵绵

SAFE IN PARADISE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此爱绵绵

薛昀厚 译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爱绵绵/(英)芭芭拉·卡特兰著;薛昀厚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4.2
ISBN 7-5011-2472-8

I. 此… II. ①巴… ②薛…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N.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10 号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Cartland Promotion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本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此爱绵绵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薛昀厚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74,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72-8/I·97 定价: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887年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2)
第五章	(84)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7)

第一章

1887年

泽琳娜·布来登下了那辆将她从伦敦载来的四轮马车，她心里好生兴奋，故此一口气跑上大门口的石阶。

那位从小看她长大的老管家正在大厅迎候她。“欢迎您回来，泽琳娜小姐，”他说，“您这一回家我们大伙儿的心都变得热呼呼的。”

“回家真太好了，邓肯。”她答道。她谈了几分钟话之后，就进了客厅。

她环顾了四周熟悉的物件，和它们已睽违一年多了。

当初她的父母亲因火车事故丧生之后，她不得已离家去了伦敦，和叔父婶子住在一起。她进了骑士桥青年女子学校的确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那是专门为贵族淑

女设立的女子精修学校^①。她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她刚在社交场合露面时，就收到不少请柬，邀请她参加所有最好的聚会和最负盛名的舞会。她之所以成为群芳之冠原本无足为奇，她不仅人长得美，而且钱也多得不得了。她是哈罗德·布来登上校的千金，他偌大家私的唯一继承者。此外她的美国教母还留给她一笔相当大的财产。

泽琳娜受洗礼的那次，她的教母，也是她母亲的一位朋友，特地到了英国。这位梵德尔施泰因夫人的先辈中不知哪位有俄国血统，故她颇以此自傲。她因此坚持自己的教女必须用她的名字。尽管她已两次结婚，但并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因此她死后把遗产悉数留给了泽琳娜。

那时社会上对这位美国财产继承人颇感兴趣。

银行存款如此可观的泽琳娜受到世人瞩目也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至于她长得漂亮倒的确不假。那些向她求婚的后生们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她有金山银山。

现在社交活动季节已过，泽琳娜决定回到乡村的宅第来。对她而言，这所宅子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她的家。

^① 女子精修学校是一种训练青年女子怎样过社会生活、并非以求职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入学者多为富豪及贵族子女。 ——译注

她曾经请求早点回来，可是叔父和婶子怕她会因双亲之丧而感物伤情，没有允其所请。

现在环顾这个客厅，她感到布来登宅院之于她绝非一般。她仍然可以见到母亲坐在窗旁的扶手椅上给她读童话故事，那是泽琳娜小时候最爱听的。

多亏了父亲，泽琳娜才有幸读到藏书室里的满架的书籍。在那间屋子里父亲向她描述过他曾游历过的许许多多国家和那里的奇闻趣事。“小乖乖，等你长大一些，”父亲说，“我要把你带到埃及去，看看那里的金字塔，我们要乘船通过18年以前^①才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它通连红海。”

“哦，爸爸，咱们现在就去吧。”泽琳娜央告道。

他摇摇头。“你开始到世界探险之前，你还得在家好好读一堆书呢。正像我过去常同你说的，我喜欢像你妈妈那样聪明的女性，而不是像不少交际花那样脑袋空空如也的女子。”泽琳娜记得，父亲谈起伦敦社交界那些风头出尽的美人儿时，口气十分尖刻。

当她进入社交界以后，她也知道威尔士亲王^②在追这些大美人。她当然也见过王子殿下本人，他的相貌极

① 按苏伊士运河始建于1859年，至1869年竣工。——译注

② 威尔士亲王系英国王储的封号。——译注

其英俊，非常活跃。她的同龄人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王子殿下对年轻女孩子不感兴趣，她恐怕永远不会收到去马尔伯勒私邸的邀请。她对此毫不介意。可她觉察到伊迪丝婶母每逢王子殿下在场时总是玩得格外开心。

布来登夫人倒是认识相当一批了不起的女东道主。泽琳娜的叔父、亚历山大·布来登将军曾经指挥过御林军，^①因此成了众多交际场合中受欢迎的人物。泽琳娜认为这位叔父令人生畏。更因为他还是自己的监护人，她知道，不论她想干什么，必须得到叔父的首肯。等季节一过她就可以回家，但这件事要想让叔父点头那可是太难了。

“你婶子在伦敦还有好些事要做呐。”叔叔说。

“那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大叔叔，”泽琳娜说，“您我两人可以到布来登宅院去住几天。我得看看那里怎么样了，现在爸爸毕竟已不在世了，村里人和在庄园干活的都是我名下的人了。”

她说话的那种口气就像是，这是她本人责无旁贷的事情，对此叔父想必能加以理解。

叔叔于是只好依了她，说：“那好，泽琳娜，咱俩礼拜四就动身，在那儿待一星期。我会想法子劝你婶子同

① 即卫护国王之骑兵队。——译注

咱俩一道走，不过我知道她有好几次委员会要参加哩。”

布来登夫人对“做好事”可说尽心尽力，特别是因为这些活动能使她有机会和一些贵族夫人和皇室宗亲接近。

环顾客厅，泽琳娜觉得母亲就在身边，简直就像能和她面对面谈话似的。她知道她就喜欢这样的家庭气氛，丝毫不想逃避它。忽然她吓得跳起来，因为听见老管家邓肯在说：“我估摸您，泽琳娜小姐，还是喜欢在藏书室用茶点，跟您过去一样。”

“当然，邓肯，”泽琳娜回答道。“你想得真周到。”

她取下头上的帽子，脱下路上穿的斗篷，然后把这些衣物交给老管家。“贴身女仆和将军的男仆还在路上没到呐。依我看就让梅里韦特太太干她那一角好了。”

“她就等您说这句话呐，泽琳娜小姐，”邓肯道，“她、还有厨子、当然还有侍候马的詹金斯，都想见您。”

“我也想见大伙儿，想看看这里所有的一切！”泽琳娜微笑着，说道。“哦，邓肯，在家千日好哇！我想念你们大家，就像我想念我父亲和母亲。”说这话时她已热泪盈眶。

邓肯拍拍她的肩膀，就像对她小时候那样，“现在您别想这些伤心事了，泽琳娜小姐。老爷当初就要您放大胆子，再说您已回来了，好多事等着您去办哩。”

泽琳娜用手抹去了眼泪。

这主仆二人正走在通往藏书室的过道上。这间房陈设得非常漂亮，有一面墙装上了黄铜的小骑楼，可以借助一具木梯子爬上去。童稚时期的泽琳娜最喜欢爬了。她想，如果没人的话，她还想爬。

茶就摆在壁炉前。由于是夏天，炉膛里没有火，而是摆满了花。

“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到，”邓肯问，“要是他离这里已经不远的话，我这就去再取一个杯子来。”

“他是坐火车来的，到家该是六时半了，正好赶晚饭，”泽琳娜道。“你告诉詹金斯到火车站去接他。”

“很好，泽琳娜小姐，”邓肯答道，“那么夫人是和他一起走的么？”

“没有，我婶子还待在伦敦。”泽琳娜加以解释。

她对老管家微笑了一下，说：“我真是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肯定詹金斯已经把我的马匹调理得好好的。”

“没错，泽琳娜小姐！他把那些马刷洗得油光水亮，就像缎子似的。”

泽琳娜笑起来了。她知道，为了让她回家看着高兴，这里什么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虽说她人在伦敦，可她一直与宅院和庄园的管理员班纳特先生保持联系。父亲生前对他一直很信任，她知

道她也一定能信任这位管理员。他每个星期都写信汇报：村里发生了什么事、她名下的人出现了什么情况，等等。她给喜度金婚吉日的村民写去贺信，任何一位村民结婚她都送礼。谁家生了孩子她一定写信贺喜。她叮嘱班纳特先生给来这里帮工的人发放工资。这些她都供得起，她要使自家庄园经管得和父亲在世时一样好，可能还要强些。

此刻她坐下喝茶，趁这功夫向邓肯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

自打教区牧师为她主持过坚信礼^①以后，她就特别喜欢他。

“雷夫伦德牧师还是老样子，”邓肯告诉她，“他稍微老了一点，头发也花白了，不过对人还是那么好。”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他就是儿子的事不大顺心，不过我想班纳特先生会向您谈这件事的。”

“我知道瓦尔特先生去年干了三种不同的行当，”泽琳娜答道。“他现在总算有着落了？”

邓肯摇摇头。“这瓦尔特先生的事谁也说不上。”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地区牧师的家中情况，接着泽琳

^① 坚信礼，一作坚振礼，属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在入教者经过洗礼一定阶段后施行，以坚定信仰。——译注

娜又打听医生和他的孩子们，还有开店的一些人。听到这些人都还在、变化也不大时，泽琳娜总算放心了。

这时她已用完茶。邓肯一人留下收拾茶具，她便上楼去了。她听见贴身女仆和梅里韦特太太在她卧室里聊天。

她走过那半开的房门，走到上房。这是当日她的双亲就寝的地方。

她一打开房门就立刻闻到薰房间的干玫瑰花和薰衣草的香味，这使她再次产生一种感觉：爸妈就在那儿，正在等她。

窗帘原本是放下的，她把它拉开，好让阳光射进来。她望着那张有四根床柱的大床。有多少次她爬上床，躺在妈妈身边央求她给自己讲故事。

人去楼空，这勾起了她的辛酸。可是有些事她还得去做。她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对下人关心得不够，而那些人正是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才爱护她的。

“不管亚历山大叔叔和伊迪丝婶子怎么说，”她心里叨咕，“我至少要在这里过了秋天才走。”

伦敦是好玩，这不假。而她出足风头这件事也使她激动不已。但是，当她走进舞厅，那些阔太太们彼此交头接耳时说的话：“那就是女继承人”使她没法充耳不闻。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她出席聚会、午宴或是招待会

时。

一开始她对此感到不自在，稍后，当她想不去理会时，她仍不免意识到，是她的钱在身上贴上了标签。但是也奈何不得。因为她这个人头脑聪明，她提醒自己决不可在己身和他人之间筑起藩篱。再说她也提防一些这样的人：如某次某位年青人把她引到花园里，倒背如流地说：“泽琳娜，我爱你，我这辈子不图别的，只求你嫁给我。”

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用说，装得挺像一往情深的样子。

与此同时，有人给泽琳娜透风说，这位求婚的小伙子欠了一屁股帐。或者是说，此人为名门贵胄之后，只是他长兄把财产全继承了。

更何况她疑心颇重，尽管她并不想这样，凡遇有人求婚，她总是想，不可轻易结交。这么急干什么？除非求婚者是图她的钱财。

为什么这人这么沉不住气，不先交个朋友再说呢？只有经过一段交往之后才能断定，两人是否相爱。

对此只有一个答案。

心急火燎的求婚者怕的是别人会捷足先登。“先登”者乃先控制她的钱财之意也。

“假使我一文不名呢？”一天夜里她兀自问道，“那时

情况又将如何呢？”

她刚从舞会回来，共有三位人士向她求婚。她知道那几位的老底，够丢人现眼的。

此刻，当她把父母卧室的窗子打开时，她对自己说，可算到家了。她还没变阔之前这里的人就喜欢她了。这种爱也不会由于她在银行里存有大量美元而多一分。

她望着窗外的花园：绿茵似锦、姹紫嫣红。花坛另一边就是树，她刚到爬树的年纪时就爬过不知多少回了。

“我爱这里！我爱每一丝绿草，我爱树上的每一只鸟，我爱在花上嗡嗡飞过的每只小蜜蜂，”她想。“我到家了，到家了！谁也不能毁了我的家！”

她在双亲的卧室里盘桓良久，接着又转到隔壁的母亲的化妆室里，那里存放着妈妈当年许多珍爱之物。那里面有瓷器工艺品，妈妈给泽琳娜讲过不少有关它们的掌故，还有墙上挂的画，那是爸爸因为母亲酷爱法国美术作品而特意送给她的。这是一些不同一般的书，她母亲爱不释手，说从中得到鼓舞。

“我要像以前一样来读这些书。”泽琳娜对自己提出要求。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听见外面响起四轮马车的声音，她知道，叔父到了。她真巴不得他别来，她一人在此该多好。当她提起没有必要劳动叔父的大驾离开伦

敦和她一起返回宅院时，她婶子吓坏了。

“你得有人陪才成。”她说。

“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么？”泽琳娜答。

“你不是个娃娃有保姆照看就成，”伊迪丝婶婶说，口气尖利。“你是位年轻女子，要是你身边没人陪伴，如果哪位绅士来拜望你的话，那就连和他说话也是非礼的！”

争辩也没有用，泽琳娜只得听她的。

此刻叔父大驾已到。

她想，叔父这一来肯定会破坏家庭气氛并且扫她回家的兴致。

当她经过走廊往自己卧室走去的时候，她听见大厅内叔父洪亮、说一不二的声音。她走进卧室，看见梅里韦特太太也在，便亲切地吻了她。

“泽琳娜小姐，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梅太太喊道。

“在家千日好哇！”泽琳娜答，“家里老是搞得这么井井有条。我真得感谢你哩。”

“我们是尽力而为，”梅太太说，口气中透出得意。“您这一回家来，就同过去咱们一起时没两样了。”

女仆在壁炉前给她安放了大澡盆。热水盛在闪闪发亮的黄铜罐里，由两名干粗活的男仆抬了进来。她装成还没长大的娃娃。她希望还能听见保姆说：“走吧，慢性子，该睡觉了。”

可是此刻她却披上一件婶子为她在邦德街选购的华贵睡袍，下楼去了。

她只在客厅里待了那么几分钟的工夫，叔叔就来了。他身着晚服，显得十分帅气。他那稍稍变得稀疏的灰白头发，纹丝不乱地朝后梳着。他身上的一切，正如贴身男仆说的，“整齐清洁”。泽琳娜知道，这是他当年带兵时要求于部下的。

“我来了，泽琳娜！”将军朝她走过来，说道。“火车误了点——这原本该想到的。”

“见到您真高兴，叔叔，”泽琳娜说道，一边在他的颊上亲吻。“邓肯为我这次回家还开了一瓶香槟庆祝呐。”

“香槟，呃？”将军喊了起来，“这一路上又累又苦，我才不会说不喝呢。人们说起铁路如何如何方便时眉飞色舞，我可还是情愿骑我的马。”

“我和您有同感，”泽琳娜微笑着说道。“骑马到这里只要三个钟头，在田野里旅行简直太过瘾了。”

晚饭时分叔侄二人谈到了庄园的情况，将军说：“明天咱俩到农场去看看，去年冬天林子里被暴风雪刮倒的那些树，不知道清理得怎么样了。”

“我有把握那里一切如我们所愿井然有序，”泽琳娜道，“班纳特先生这人干事很有魄力。”

“凡事都要不分巨细亲自过目，否则就要犯错误。”将

军道。“亲爱的，咱们回伦敦前要干的就是这个。”

停了一会泽琳娜才开口说：“叔父，我正在想，我还是留在这里不走为好，至少待到冬天。再说这里是我的家。如果您和婶子坚持我必须有人陪的话，倒不如把我过去的家庭教师中之一请来陪我住。”

好一阵子叔叔没说话。他喝了一口邓肯斟给他的红葡萄酒，这才说道：“这正是我想和你谈的——晚饭后谈，亲爱的。”他说话时的口气泽琳娜心里明白，这是他不愿当着众仆人的面讨论的话题。她纳闷叔父究竟想谈什么。

当话题涉及别的方面时，泽琳娜对自己说，凡自己想做的事她要自己拿主意，不要听人家的。至于她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留在家里。无论如何离所谓“冬季社交节”开始至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那要等女王从巴尔莫勒尔堡^①回来。大部分在苏格兰猎松鸡的男人们到时也会回到伦敦来。

“我宁可骑着我的马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也比排成一排快跑强！”泽琳娜想道。不过她仍然有一种预感，她提什么建议到叔父那里都会通不过的。

他指望侄女唯命是从。

① 巴尔莫勒尔堡，在苏格兰格兰扁地区，为英国王室私家府第、消夏地。

——译注